

宋代曹洞宗真歇清了禪師新材料的發現 及其生平行履考

孔雁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28 期 頁 39-82 (民國 110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8, pp. 39-82 (2021)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2106_(28).0002

ISSN: 1996-8000

摘要

真歇清了充分發揮宋代曹洞宗擅于營建梵刹、經營寺院等家法與宗風，不僅將曹洞宗的弘法區域擴展江浙閩一帶，還培養了大量曹洞英才，建立了曹洞僧團發展所需的社會網路，對兩宋之際曹洞宗的發展居功至偉。鑒於真歇清了新材料的發現，以及當今學界對真歇清了的研究相對不足，此文竭盡所能地挖掘各種史料，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了細緻的考辨，並介紹新材料的情況，以期為學界提供研究真歇清了的基本背景，喚起學界對這樣一位重要禪師的關注。

目次

- 一、前言
- 二、新材料的發現
 - (一)《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 (二)移忠報慈禪院鐘銘
- 三、文獻回顧與相關史料
 - (一)文獻回顧
 - (二)相關史料
- 四、真歇清了的名號、籍貫、世壽與法脈傳承
 - (一)名號
 - (二)籍貫
 - (三)世壽
 - (四)法眷
- 五、真歇清了的化履行蹤
 - (一)早年經歷
 - (二)七主名刹、五承紫泥
 - (三)示寂
- 六、真歇清了與士大夫的往來及其對曹洞宗徒的支持
- 七、結語

關鍵詞

曹洞宗、宋代、真歇清了、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移忠報慈禪院鐘銘

一、前言

真歇清了（1088-1151）在宋代曹洞宗的復興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他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後住持長蘆崇福禪寺、普陀山寶陀寺、雪峰山崇聖禪寺、四明阿育王寺、溫州龍翔興慶禪寺、臨安徑山能仁禪院、臨安崇先顯孝禪院，和宏智正覺（1091-1157）一起大力提倡默照禪，是兩宋之際著名的看話禪與默照禪之爭的兩大主角之一。他在佛學思想上融會華嚴，對後世禪淨融合亦影響頗深。他的法脈經其門人天童宗珙（1091-1162）、雪竇智鑒（1105-1192）兩傳至天童如淨（1163-1228），由如淨再傳至永平道元（1200-1253），經道元傳入日本，開創了日本的曹洞宗，至今不衰，對日本禪學思想有較大的影響。¹

二、新材料的發現

（一）《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宗舜法師（1967-）在〈真歇清了與黑水城本《劫外錄》〉一文中說：「清了著作佚失比較嚴重，今天僅能從一些相關資料中瞭解一些線索。比如，宏智正覺的《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八中，收錄了〈次韻真歇和尚圓覺經頌一十四首〉的偈頌，既然題為次韻，即依次用所和詩中的韻作詩，則清了另有〈圓覺經頌〉無疑，而且也為當為十四首。不過此頌今已不存。」² 筆者有幸在國家圖書

* 收稿日期：2021/1/2；通過審核日期：2021/6/18。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宋代曹洞宗研究」階段性成果，編號：2020EZX004。

¹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頁60-61、103-126。

²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1。

館古籍善本庫發現了《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的兩個明代刻本，可以改變上文的論述。兩個刻本的書冊形式如下：

1.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嘉靖本

卷數：一卷（刻本）

大小：頁面：橫 17.3 公分，豎 26.3 公分

 匡郭內：橫 11.9 公分，豎 17.6 公分

裝訂：冊

標題：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內題：圓覺頌

枚數：五

行字數：每頁九行，每行十八字。

其他：四周單邊。白口。上魚尾下方有「圓覺頌」三字，為題目之略稱。原下魚尾處只有橫線。橫線上有頁碼，從一開始，至五結束。字體為歐體。基本符合嘉靖本的典型特徵。鑒於筆者所見為 1995 年所製作的縮微膠片，無法得見原本，故而其紙張等資訊無法獲知。

內容：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三首，脫漏「總頌」一首。

所藏處：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

出版資訊：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

2.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隆慶本

卷數：一卷（刻本）

大小：頁面：橫 16.2 公分，豎 26.6 公分。

 匡郭內：橫 13.8 公分，豎 20.3 公分。

裝訂：冊（線裝。四針眼裝，上下兩頭最短，中間一段略短些）

標題：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內題：圓覺頌

枚數：五

行字數：每頁八行，每行十八字。

其他：四周雙邊。大黑口。上魚尾下有「圓覺頌」三字，為題目之略稱。下魚尾上有頁碼，從一開始，至五結束。後為《中峰普應國師圓覺提綱偈》。字體為歐體字，但較嘉靖本更為方整，從而向萬曆本過渡。

內容：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

所藏處：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

出版資訊：明隆慶五年（1571）代藩進德書院刻本³

此外，《西蓮社（舊三緣山增上寺山內寺院報恩藏）收藏嘉興版大藏經目錄》曾提及萬曆二年（1574）本《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的存在，可惜並未記載具體內容。⁴ 目前存世的僅有隆慶本《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與嘉靖本《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兩者前後相差不到四十年，嘉靖本較隆慶本少了一首「總頌」。宏智正覺在《次韻真歇和尚《圓覺經》頌一十四首》中有「總頌」，而且題目中也有「十四首」的字樣，可知《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本有總頌而嘉靖本脫漏，隆慶本在形式上更加完整，在內容上更加精良。

該頌圍繞《圓覺經》每章的內容進行總結、拓展，還摻入了真歇清了本人的一些闡發。對於我們研究他的禪學思想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其中涉及到迷、悟關係的表述，為我們確認他即是宗杲攻訐的「默照邪師」提供了關鍵證據和思想背景。宗杲認為

³ 孔雁，《真歇清了禪師及其禪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81-82頁。

⁴ 會谷佳光編，《西蓮社（舊三緣山增上寺山內寺院報恩藏）收藏嘉興版大藏經目錄》，東京：西蓮社，2012年，頁71。在此感謝匿名審稿人B提供了相關線索。

「默照邪禪」的弊病之一就是：以靜坐是根本，參悟是枝葉，不信有妙悟，聲稱靜得久，自然悟去，認為「悟」是建立（本無「悟」可說）。⁵ 通過對《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的研究，我們就能明白為何真歇清了把「悟」視作枝葉、視作建立，而重視靜坐，以及他在什麼層面上持有這樣的觀點。在〈清淨慧菩薩章〉中，真歇清了頌曰：「頓漸階差選佛難，覓心無處是心安。天堂地獄休分別，智慧愚癡總一般。迷去真如成儻侗，悟來佛性是顛顛。蘆花深處端然坐，堪笑時人把釣竿。」⁶ 陷入迷惘時真如變得含混不明確，覺醒領悟過來佛性也是糊里糊塗。如果單從該頌解讀，則會對真歇清了把迷與悟等同視之感到疑惑，但回到〈清淨慧菩薩章〉的原文，便可知這是在「如來隨順覺性」的層面上來討論各種事相平等一如。從法界平等智慧觀照各種事相都如同虛空，得念與失念都是解脫，智慧與愚癡都是般若，菩薩所成就法與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覺悟，無明與真如並非不同境界，戒定慧與婬怒癡都是清淨的行為。在「如來隨順覺性」的層面上，迷與悟也是平等一如的。⁷ 與其拼命向外求悟（「把釣竿」），不如於蘆花深處端然靜坐。這是真歇清了沒有強調「悟」而重視「靜坐」的原因所在。不過，在〈圓覺菩薩章〉中，真歇清了又說：「悟

⁵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30〈答張舍人狀元〉，《大正藏》冊 47，第 1998A 號，頁 941 下。同上書，卷 26〈答富樞密〉，頁 921 下。同上書，卷 26〈答陳少卿〉，頁 923 上。《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 4〈示沈通判〉，《卍正藏經》冊 59，第 1540 號，頁 961 中。

⁶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清淨慧菩薩章〉，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庫藏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無頁碼。

⁷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 號，頁 917 中。

來月滿三期內⁸，迷去雲開六不收⁹」。回到《圓覺經》的原文可知，覺醒領悟後當建立道場、設立期限，以修行圓覺境界；從迷惑中解脫出來後能夠不枉認六塵為自心相，定心於一處。可見，在這個語境下，「迷」與「悟」又恢復了文字上的對立和分別。因此宗杲對於「默照禪」不重視「悟」的攻訐，其實並未深究不同表述背後的敘述層面，有其偏狹之處。《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中還有很多文義正好吻合宗杲攻訐的要點，並且背後都有《圓覺經》作為經典支撐，筆者將另行文詳述。篇幅所限，在此略論如上。

（二）移忠報慈禪院鐘銘

此外，筆者在〔元〕張鉉的《（至正）金陵新志》中發現真歇清了曾為移忠報慈禪院撰有鐘銘，銘曰：「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十方剎海，真淨本安。眾生自妄，性昏擾擾。一聞此鐘，亂想俱掃。功流浩劫，圓音廓徹。誰苦誰辛，一時永歇。」¹⁰ 其中「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正是《圓覺經》的經文¹¹。結合前文可見真歇清了對該經的熟稔和重視程度。

這一銘文應撰於紹興十五年（1145）大鐘造成前後。¹² 這一

⁸ 「月滿三期」是指安居修行圓覺境界應當建立道場、設立期限，長期是一百二十天，中期是一百天，下期是八十天。

⁹ 「六不收」是指通過修習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漸次修行勤苦三昧」，六根接觸六塵時能夠做到不起心動念、不分別執著，不「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定心於一處。

¹⁰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 11 下《祠寺志二·寺院》，「移忠報慈禪院」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5712 下。

¹¹ 「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甲，踞菩薩乘修寂滅行，同人清淨實相住持，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無繫屬故。」《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 號，頁 921 上。

¹²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 11 下《祠寺志二·寺院》，「移忠報慈禪院」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是大慧宗杲（1089-1163）由於「謗訕朝政」被秦檜（1090-1155）貶謫流放¹³ 而離開徑山寺的第四年，也是真歇清了接受詔命住持徑山寺的第一年。石井修道認為這一任命與主和派秦檜勢力的抬頭，以及清了和主和派接近不無關係¹⁴。再加上大慧宗杲明顯的「主戰派」立場和他對於真歇清了默照禪的強烈批評，這似乎描畫出一副黨派鬥爭與宗派鬥爭重疊起來的充滿張力的畫面。可惜石井修道精彩的猜測並未拿出相應確鑿的史料依據。而《（至正）金陵新志》清楚地記載了為移忠報慈禪院修造該鐘的人正是秦檜的兒子秦燿¹⁵。那一年他同真歇清了都在都城臨安。作為秦檜的兒子，當時他擔任翰林學士兼侍讀，並且在六月與秦檜一同迎接宋高宗到訪府邸，並接受皇帝的賞賜與恩典。¹⁶ 移忠報慈禪院鐘銘坐實了真歇清了與秦檜勢力集團的確有關聯。¹⁷

三、文獻回顧與相關史料

（一）文獻回顧

有關真歇清了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話題。其一，

年，頁 5712 下。

¹³ 詳見《佛祖統紀》，卷 47〈高宗〉，《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425 中下。

¹⁴ 石井修道，《宋代禪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禪—》，東京：大東出版社，1987 年，頁 270。

¹⁵ 秦燿（?-1161），字伯陽，一作伯暘，江寧人，檜子。本檜妻兄王喚孽子。舉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一，旋以秘書少監領國史。檜局相位，記錄皆燿筆，無復有公是非。累除知書繆按事，加少保，進少師。檜死，燿遂廢。紹興三十一年卒，贈太傅。

¹⁶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73〈姦臣三〉，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3760。

¹⁷ 不過，若因此就把他全然視作「主和派」立場尚有些莽撞，因為我們發現他同時也與諸多主戰派人士、得罪秦檜的士大夫們交往密切（詳見後文）。

關於大慧宗杲對默照禪的批判對象問題，柳田聖山¹⁸（1922-2006）、石井修道¹⁹（1943-）、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²⁰、若山悠光²¹ 都認為宗杲批評的對象是真歇清了。筆者也曾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過全面系統的論證。²² 其二，關於新發現的真歇清了的文獻研究。新野光亮、來田隆、安藤嘉則、椎名宏雄、宮地清彥、光地英學、竹內弘道等人對日本發現的真歇清了的材料進

¹⁸ 1975年，柳田聖山首次提出大慧宗杲批評默照禪的對象是真歇清了。此前，學界普遍認為宏智正覺是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的主角。見柳田聖山，〈看話と黙照〉，《花園大学研究紀要》6，1975年，頁1-20。

¹⁹ 石井修道對柳田聖山先生的觀點表示認同，並進一步考察了相關的史料。見石井修道，《宋代禪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禪—》，頁259-264。另見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六）真歇清了との關係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3:1，1974年，頁336-339。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八）—真歇清了との關係をめぐって（承前）—〉，《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5:1，1976年，頁257-261。

²⁰ 除了馬克瑞（John R. McRae）和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歐美學界鮮有人意識到真歇清了的重要性以及後世對他的遺忘。馬克瑞曾寫道：「宋代曹洞宗法脈中最傑出的人物是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覺（1091-1157）。」「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覺在曹洞復興的過程中是最為活躍和知名的人物。」John R. McRae,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33-134. 莫舒特說：「清了是日本曹洞宗創始人道元一系的祖師。」「清了在他的時代極其聲名顯赫，儘管後世的人們沒有保存很多他的語錄。」Morten Schlütter,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960-1279): The Rise of the Caodong Tradi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n School*,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p. 176. 莫舒特認為真歇清了是大慧批評的默照禪的主要對象，後來補充說主要是真歇清了，但也包括宏智正覺，而事實上是整個12世紀的曹洞宗。Morten Schlütter, "Silent Illumination, Kung-an Introspec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Lay Patronage in Sung Dynasty Ch'an," in *Buddhism in the Sung*, edited by Per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21-122, 132-135. Morten Schlütter,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129-143.

²¹ 若山悠光，〈大慧宗杲の黙照禪批判と真歇清了〉，《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48，2015年，頁105-145。

²²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4章「默照邪禪」之謎解》，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103-126。

行了介紹和研究²³。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真歇清了《劫外錄》的刻本和抄本，²⁴ 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對《劫外錄》作了一些考述²⁵，不過失實之處不少。²⁶ 臺灣的慧達法師對《劫外錄》進行了校勘。²⁷ 大陸的宗舜法師也曾介紹真歇清了的生平、著述，並重校了《劫外錄》。²⁸ 其三，關於真歇清了的思想研究。專門研究真歇清了思想的論文或專著很少²⁹，大部分是散落在曹洞

²³ 新野光亮，〈『真歇清了禪師語錄』の現成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1977年，頁172-173。來田隆，〈『真歇和尚拈古抄』の諸本とその言語〉，《広島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24，1989年，頁134-122。安藤嘉則，〈玉宝寺藏『真歇和尚拈古抄（仮題）』について——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宗学研究》35，1993年，頁183-188。安藤嘉則，〈『真歇和尚拈古抄』（上）：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研究紀要》26，1993年，頁41-58。椎名宏雄，〈真歇清了撰述の新出資料四種〉，《宗学研究》36，1994年，頁217-222。安藤嘉則，〈『真歇和尚拈古抄』（下）：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研究紀要》27，1994年，頁15-25。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上）〉，《駒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25，1994年，頁65-104。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中）〉，《駒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26，1995年，頁69-108。石川力山，〈『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下）〉，《駒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27，1996年，頁75-120。椎名宏雄，〈『真歇和尚拈古』の諸本と問題点〉，《曹洞宗総合研究センター学術大会紀要》13，2012年，頁183-188。

²⁴ 1996年至2000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整理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6冊。其中1996年出版的第3冊所載《劫外錄》是最早刻本。原本現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詳見史金波等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27-164。抄本殘頁的具體資訊和考證詳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頁46。

²⁵ 孟列夫著，王克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86-188。

²⁶ 詳見孔雁，〈《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TK133敘錄辨正〉，《西夏學》1，2017年，頁225-233。

²⁷ 釋慧達，〈新校黑水城本《劫外錄》〉，《中華佛學研究》6，2002年，頁127-172。

²⁸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頁51-68。

²⁹ 竹內弘道，〈真歇清了の思想について——『信心銘拈提』瑩山親撰の可能性を發端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2，1988年，頁764-768。宮地清彥，〈『平常心是道』再考——『伝光録』真歇清了禪師章より〉，《宗教研究》82:4，2009年，頁1198-1200。若山悠光，〈趙州「狗子仏性話」の展開：真歇清了

宗史³⁰、禪學思想史³¹、中國禪宗史³²、中國佛教通史³³ 或中國佛教斷代史³⁴ 等類書中，簡略介紹其生平和思想。

遺憾的是，直至目前絕大多數大陸學者都誤把宏智正覺當作大慧宗杲對「默照禪」批判的主要對象，從而忽略了真歇清了的重要性，以至於還沒有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詳細考證的論文。而且以往學界對於真歇清了的生平簡介或者其塔銘的翻譯考證都比較簡略，使用到的材料非常有限。³⁵ 本文嘗試竭盡所能地挖掘真歇清了散落在藏經、文人筆記、山寺志等文獻中的史料，並細緻處理這些記載材料中不一致的部分，力圖重現真歇清了當年推動曹洞宗在江浙閩一帶蓬勃發展的歷史，補充大量前人未曾提及或深入考察的真歇清了生平行履的細節。³⁶

（二）相關史料

記述真歇清了傳記的資料主要是宏智正覺所撰〈崇先真歇了

による表詮と遮詮の統合〉，《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3:2，2015年，頁807-810。

³⁰ 例如毛忠賢，《中國曹洞宗通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頁273-281。

³¹ 例如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年，頁1289-1298。

³² 例如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765-766。方立天，《禪宗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16。

³³ 例如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卷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52-353。

³⁴ 例如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279-281。

³⁵ 石井修道在〈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覺と〉，載《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36，1978年，頁143-168，一文中對真歇清了的生平作了一定的考證，但主要是根據正覺撰寫的〈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所作的翻譯和少量考證。其實可以用於考證的藏內外材料還有很多。

³⁶ 筆者碩士論文中頗費筆墨地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和考證，見《真歇清了禪師及其禪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頁26-85。但當時對考證文獻的擇取和結論的推導不夠謹慎，而且行文冗長。本文則採用了一些更接近宋元的資料和其他新找到的材料，以使考證更加全面、嚴謹和精簡。

禪師塔銘》(以下皆簡稱〈塔銘〉)。該〈塔銘〉有面山瑞方本³⁷、嘉興藏本³⁸，當代學者石井修道和宗舜法師都作過相關版本的梳理和點校。³⁹此外，《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五家正宗贊》、《宗門統要正續集》、《續傳燈錄》、《五燈嚴統》、《教外別傳》、《五燈全書》等文獻中都有真歇清了的傳記，因循了不少〈塔銘〉的內容。此外，《普陀洛迦新志》、《雪峰志》也有他的傳記，其中《普陀洛迦新志》補充了許多清了在普陀山時的事蹟。《徑山志》中詳細記載了清了的開悟經歷，並附錄了其所撰寫的〈無盡燈記〉。《江心志》記載了真歇清了在龍翔興慶禪院的事蹟，收錄了〈開山第一代悟空真歇了禪師行狀〉、真歇在此期間的四篇文章以及宏智正覺來訪所作的一首詩。筆者主要根據〈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的記述順序，對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詳細的說明和考證。其中未記載的部分則以其他僧傳、燈錄和佛寺志等文獻中的記載進行補充。

四、真歇清了的名號、籍貫、世壽與法脈傳承

(一) 名號

真歇清了俗姓「雍」，法名「清了」，號「真歇」⁴⁰，又號「寂

³⁷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 1，《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6 號，頁 777 下-779 上。

³⁸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卷 4，《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 32，第 B272 號，頁 198 下-199 下。

³⁹ 石井修道，〈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覺と〉，《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6，頁 147。石井修道，〈宋代禪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禪—〉，資料十一〈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東京：大東出版社，1987 年，頁 498-508。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71。

⁴⁰ 石井修道說：「這大概是禪宗史上最使用的道號了。」見石井修道，〈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覺と〉，《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6，頁 148 下。《重修普陀山志》又有「真歇」為清了之字的說法：「〔宋〕清了，字真歇。自長蘆南遊，浮海至此，結庵山椒。」這顯然是誤寫，字和名不會並

庵」⁴¹，謚號「悟空禪師」。⁴² 據現存古籍文獻記載，世人多稱他為真歇清了⁴³、真歇了⁴⁴、長蘆清了⁴⁵、長蘆了⁴⁶、雪峰了⁴⁷、真歇老子⁴⁸、真歇老人⁴⁹、真歇和尚⁵⁰、了老⁵¹、了公⁵²、真歇老祖⁵³、長蘆了祖⁵⁴ 等。

(二) 籍貫

《塔銘》、《嘉泰普燈錄》、《補續高僧傳》均記載真歇清了的籍貫是「左綿安昌」。據筆者所查，「安昌」應是成都府路石泉軍

列作稱謂。見〔明〕周應賓纂輯，《重修普陀山志》，卷2〈釋子·宋清了〉，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太監張隨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頁175。

⁴¹ 這是他在龍翔興慶禪寺時所用之道號。

⁴²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頁70。

⁴³ 《嘉泰普燈錄》卷13，《卍新續藏》冊79，第1559號，頁371下。

⁴⁴ 例如《嘉泰普燈錄》，卷29〈長蘆真歇了禪師三首〉，《卍新續藏》冊79，第1559號，頁477中。

⁴⁵ 例如《教外別傳》卷15，《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20，第104號，頁828上。

⁴⁶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14，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300中。

⁴⁷ 〔宋〕向子諲，〈後序〉，載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錄（上）》，東京：名著普及會，1984年，頁149。

⁴⁸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大正藏》冊48，第2002B號，頁136下。

⁴⁹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3，《卍新續藏》冊71，第1409號，頁156下。

⁵⁰ 《五家正宗贊》卷4，《卍新續藏》冊78，第1554號，頁616上。

⁵¹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冊7，卷104〈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619。〔宋〕呂本中，《東萊詩集》卷1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91上。

⁵² 《大明高僧傳》卷5，《大正藏》冊50，第2062號，頁915上。

⁵³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25，第B174號，頁704中、619下。

⁵⁴ 《宗統編年》，《卍新續藏》冊86，第1600號，頁64中、236下、239上。

龍安⁵⁵，治今四川省綿陽市安縣東北。⁵⁶

(三) 世壽

真歇清了於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出生，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出家，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得度、受具足戒。他在宣和五年（1123）於長蘆寺出世，嗣法丹霞子淳。最終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入滅。世壽六十四歲，戒臘四十五年，出世開法二十九年零五個月。相關考證茲不贅述。⁵⁷

(四) 法眷

據《嘉泰普燈錄》⁵⁸ 記載，真歇清了的法嗣有十一人，其中六人僅列有名字，而沒有留下語錄記載。《五燈會元》⁵⁹ 則記載他的法嗣有五人，且記錄了他們的機語。然而，自《續傳燈錄》⁶⁰ 開始，「幽岩子諒」便都被寫成「幽岩子詠」；「長蘆慧悟」與「真州長蘆妙覺慧悟」一併羅列，被視為為兩個弟子，其實是同一個人；「雪竇智鑒」還被誤列為真歇清了的法嗣。智鑒的確參謁過真歇清了，也隸屬於清了的法脈，只不過是他的法孫。智鑒嗣法的是清了的弟子大休宗珙。隨後《五燈全書》、《宗統編年》因襲了這幾點。據〈塔銘〉記載，真歇清了「六處度弟子普高等四百人。」

⁵⁵ 「龍安……宣和元年，改龍安曰安昌，後復故。寶祐後，為軍治所。」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89〈地理五〉，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頁 2215。

⁵⁶ 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201。另見《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中〈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成都府附近〉圖。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年，頁 29-31。

⁵⁷ 參見孔雁，〈《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 TK133 敘錄辨正〉，《西夏學》1，頁 229。

⁵⁸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8 號，頁 280 上。《嘉泰普燈錄》卷 13，《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 號，頁 371 上-中。

⁵⁹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頁 911-912。

⁶⁰ 《續傳燈錄》卷 23，《大正藏》冊 51，第 2077 號，頁 628 下、630 下-631 上。

其中嗣法出世者有三十餘人，列出的五人中首次出現了「報慈傳卿」和「顯孝德朋」⁶¹二人，《五燈全書》和《普陀列祖錄》也繼承了這一點。上述提及的文獻記載詳見下表：

表 1 真歇清了的法嗣記載

《嘉泰普燈錄》	《五燈會元》	《續傳燈錄》	〈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	《五燈全書》	《五燈嚴統》	《宗統編年》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	真州長蘆慧悟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	長蘆妙覺
福州龜山義初	福州龜山義初	福州龜山義初		福州龜山義初	福州龜山義初	龜山義初
建康府保寧興譽	建康保寧興譽	建康保寧興譽		建康保寧興譽	建康保寧興譽	保寧興譽
真州北山法通	真州北山法通	真州北山法通		真州北山法通	真州北山法通	北山法通
慶元府天童宗珽	明州天童宗珽	明州天童宗珽	明州雪竇宗珽	明州天童宗珽	明州天童宗珽	天童宗珽
溫州鴈山能仁壽崇		能仁崇壽		能仁崇壽		能仁崇壽
潭州上藍祖卿		上藍祖卿		上藍祖欽		上藍祖卿
溫州龍翔道暉		龍翔道暉		龍翔道暉		龍翔道暉
溫州幽岩了諒		幽岩子詠		幽岩子詠		幽岩子詠
福州壽山德初		壽山德初		壽山德初		壽山德初

⁶¹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中作「德朋」，而《真歇清了禪師語錄》中作「得明」。據其他材料補正，應為「德朋」。

福州神 光道新		神光道 新		神光道 新		神光道 新
		雪竇鑒		雪竇鑒		雪竇鑒
		長蘆慧 悟		長蘆悟		長蘆慧 悟
			建康府 移忠報 慈傳卿	報慈傳 卿		
			臨安府 崇先顯 孝德朋	杭州阜 亭崇先 竹筒德 朋		

若〈塔銘〉的資料可信，那麼真歇清了的剃度弟子共四百人，而列有法名的僅有普嵩一人。真歇清了的嗣法弟子有三十多人，法名被記錄下來的僅有十三人。⁶² 其中除了潭州上藍祖卿，其餘弟子都活躍在真歇清了弘法的真州、溫州和福州一帶。

五、真歇清了的化履行蹤

(一) 早年經歷

1. 出家、剃度、具戒

〈塔銘〉記載說真歇清了自幼看到佛像便喜笑顏開，欣戀不舍。以此表明他從小便與佛教有緣，為以後出家埋下伏筆。他十一歲時在當地聖果寺依清俊法師出家⁶³，學習《法華經》。七年後

⁶² 真州妙覺慧悟、慶元府天童宗珙、福州龜山義初、建康保寧興譽、真州北山法通、崇先德朋、溫州雁山能仁壽崇、潭州上藍祖卿、溫州龍翔道暉、溫州幽岩了諒、福州壽山德初、福州神光道新和報慈傳卿。

⁶³ 《普陀洛迦新志》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此處「俊僧」應是指清俊。但此人除卻清了出家皈依師父之外，在文獻中沒有其他記載。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 6〈一、普濟主持·〔宋〕真歇〉，民國十三年（1924）排印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10 冊，頁 340。

通過《法華經》的考試得以剃度，並受具足戒。

2. 赴成都大慈寺學經論、登峨眉山、出蜀

真歇清了來到成都大慈寺聽習《圓覺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領略大意後出蜀雲遊。⁶⁴ 其中，西南一代十分流行的《圓覺經》⁶⁵ 對他影響頗深，從他的著作和思想便可見一斑。⁶⁶ 他前往峨眉山巡禮普賢菩薩道場⁶⁷，然後一路向東，離開四川。路過瀘南郡建崇寧寺時，那裡的僧眾曾極力挽留他。真歇清了認為他正值鯤鵬展翅的時節，不能就此停留。於是沿瞿塘峽⁶⁸ 而下，經過灩澦堆⁶⁹，到達荆楚⁷⁰ 一帶。

3. 參謁丹霞子淳開悟

真歇清了沿江經過湖南、湖北，到達鄧州丹霞山（治今河南

⁶⁴ 《普陀洛迦新志》補充了他出蜀雲遊的原因，即「聽講玄解經論，以為言說終非究竟。」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 6〈禪德門〉，「普濟寺住持·宋真歇」條，頁 340。

⁶⁵ 如蜀僧居簡所言：「圭峰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于戲盛哉！」見〈圓覺經集註序〉，載《圓覺經集註》，《卍新續藏》冊 10，第 257 號，頁 437 下。此外，蜀地的石窟造像也能反映出這點。見丁明夷，〈四川石窟雜識〉，載《文物》8，1988 年，頁 46-58。劉長久主編，《安嶽石窟藝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23-143。胡文和，〈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載《敦煌研究》4，2009 年，頁 47-56。

⁶⁶ 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5 章第 4 節〈《圓覺經》對曹洞宗禪學的重要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47-159。

⁶⁷ 南宋時屬成都府路嘉州峨眉縣，在今四川省樂山市峨眉山市。

⁶⁸ 「瞿塘峽」為長江三峽之首，也稱夔峽，治今重慶市奉節縣。西起奉節縣白帝城，東至巫山大溪。兩岸懸崖壁立，江流湍急，山勢險峻，號稱西蜀門戶。峽口有夔門和灩澦堆。

⁶⁹ 灩澦，亦作「灩澦」，即灩澦堆，長江瞿塘峽口的險灘，在重慶奉節縣東。此處峽路峻急，只一日便可到達荆湖北路江陵府，即所謂「荆楚一帶」，多有詩句為證。

⁷⁰ 荆為楚之舊號，略當古荊州地區，在今湖北、湖南一帶。

省南陽市南召縣)參謁曹洞宗丹霞子淳禪師。〈塔銘〉記載了他的開悟經歷，但比較簡略。他的法兄慧照慶預(1079-1140)校勘的《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和真歇清了的《劫外錄》的相關記載更為詳細。故列舉後者如下：

師初見丹霞。霞問：「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云：「你鬧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爾契悟。徑歸見霞，方侍立，霞劈耳便掌云：「將謂你知有。」師忻然禮拜。來日，霞上堂，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云：「今日升座，更瞞我不得也。」霞云：「你試舉我今日升座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不瞞地。」⁷¹ 師抽身便出。⁷² 霞一日在方丈後坐，師問訊。霞見來，不顧。師云：「維摩道個什麼，文殊便生讚歎？」霞微笑，師禮拜。霞云：「你不待我為你說？」師云：「我又不是患聾。」⁷³

所謂「空劫以前自己」是指天地萬物生成之前他的本來面貌

⁷¹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卷2中記載的是「將謂你瞞地」，《卍新續藏》冊71，第1425號，頁762上。而《真歇清了禪師語錄》中的記載恰與之相反，為「將謂不瞞地。」兩種記載都可以解釋得通。其一，從後來又有方丈後的師徒問答、子淳微笑來看，這一次對話真正算是印可了清了。因此，上一次子淳說的話很可能是「將謂你瞞地」，意為「還以為你領悟了呢！」其二，根據〈塔銘〉的記載，在「一掌」之後，子淳以玄妙密意來詰問清了證悟的內容。清了的回復不僅與之相應，且機鋒敏捷。如果第三次和第四次對話都算是子淳對清了的勘驗的話，那麼在第二次對話中，清了挨了一掌後欣然禮拜時已經開悟，為「將謂不瞞地」也說得通。若從清了的的角度來看，他自稱在子淳一掌之下開悟，應是「將謂不瞞地」。若從子淳或慶預的角度來看，或為「將謂你瞞地」，以作勘驗。

⁷²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中的記載僅到此為止，後面的記載出自《劫外錄》。

⁷³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頁64。

是什麼，這是曹洞宗禪師經常用來啟發弟子的話。在清了剛要回答時，子淳便呵止了他，以免他墮入言語論禪的窠臼。清了登鉢孟峰若有所悟後，又經子淳勘驗數次，並暗示祖師的經典語錄亦不能用心識去揣度。直到清了不再向說教中去求悟，不再為言語纏繞或擬心思量，才能算作是契悟「玄妙訣」。這也成為真歇清了禪法的底色。

4. 遊五台、京卞、真州⁷⁴，遍參名師

真歇清了北上五臺山⁷⁵，巡禮文殊菩薩道場。後抵達京師⁷⁶，參謁各寺著名的禪師⁷⁷，沿著卞水南下到達真州長蘆崇福禪寺。當時祖照道和（1057-1124）擔任長蘆崇福禪寺的住持。該寺為當時著名的禪寺之一，一直是雲門宗的傳法重地。道和是法雲善本之弟子，門下龍翔雲集，有千人之多。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一中記載了他們初次見面問答的情景。⁷⁸ 二十六歲的真歇清了與祖照道和一語相契，被視為俊才，不過半年時間便成為祖照道和的侍者。一年後便請他分座說法，

⁷⁴ 真州屬淮南東路真州六合縣，在今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政和七年，賜郡名曰儀真。建炎三年，入于金，尋復。」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頁 142。

⁷⁵ 南宋時，五臺山屬河東路代州五台縣，在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縣，為文殊菩薩之道場。

⁷⁶ 從之後「浮汴而下」來看，清了所入之京為東京開封府。

⁷⁷ 據《劫外錄》中「機緣」部分的記載，真歇清了參訪的禪師除了丹蘊子淳之外，還有石門和尚、香山、深州、保寧、佛鑒、佛照、雲蓋、長蘆祖照。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4-65。相關人物的部分考證見孔雁，〈《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 TK133 敘錄辨正〉，載《西夏學》1，頁 225-233。

⁷⁸ 「師見長蘆祖照。照見來便問：『甚處僧？』師云：『川僧』。照云：『年多少？』師云：『二十六。』照云：『猶自亂走在。』師撼禪床云：『祇在者裡。』照便喝，師禮拜。僧云：『傷風頭疼。』照云：『傷左邊？傷右邊？』僧無語。師云：『者僧卻安樂，只是不肯參堂。』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5。

入室參謁。或許是因為祖照道和有傳衣鉢給他的想法，真歇清了便默默離開。後來祖照道和又寫偈把他招來。叢林年長的禪師都親自前往迎接，請他擔任首座。政和八年（1118），祖照道和退院，晚上夢到有人告訴他說將有蜀僧繼任，還以為是佛果克勤或佛眼清遠。沒過多久祖照道和又被請去住持長蘆寺。⁷⁹ 這些看似有些反復、古怪的事件都預示了後來的承嗣爭端，宏智正覺所撰的〈塔銘〉中未曾提及，但據其他文獻可知確有其事（詳見下文）。

（二）七主名刹、五承紫泥

1. 開堂長蘆寺，嗣法引爭端

宣和三年（1121），祖照道和生病，又命真歇清了為首座。病情加重後便再次退院。宣和四年（1122）秋七月⁸⁰，經制使陳公請真歇清了繼任長蘆崇福寺住持。

宣和五年（1123）五月，真歇清了出世住持長蘆崇福禪寺，在寺僧眾有一千七百餘人。在開堂升座儀式上，他拈香宣告嗣法丹霞子淳。長蘆崇福禪寺本是雲門宗的道場，祖照道和傳衣於他是為了讓他承嗣雲門宗的法脈。而真歇清了卻說：「得法丹霞室，傳衣祖照庭。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⁸¹，堅決承嗣丹霞子淳。這招致祖照道和及其弟子的激烈反對。《五家正宗贊》⁸²、《叢林盛

⁷⁹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但是，據《補續高僧傳》記載，祖照退院後不是沒過多久又被請回去，而是住持空缺長達兩年。見《補續高僧傳》，卷 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頁 432 下。

⁸⁰ 據《宗統編年》記載：「己亥宣和元年……禪師清了抵長蘆繼其席」，與〈塔銘〉記載不一，筆者認為應以〈塔銘〉為準。《宗統編年》，卷 23〈曹洞第九世祖〉，《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0 號，頁 233 中。

⁸¹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 號，頁 705 中。

⁸² 《五家正宗贊》，卷 3〈真歇了禪師〉，《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 號，頁 606 上-中。另見《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卷 1，《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6 號，頁 779 下。

事》⁸³、《補續高僧傳》⁸⁴ 都有相關記載。《叢林盛事》對這一事件的評價是：「江湖有識者，皆雅其不忘本也。」⁸⁵

真歇清了繼任長蘆寺住持一個月後，長江水漲，湮沒了當地的農田，幾乎顆粒無收。他升堂告訴眾人安心打坐，不用擔憂。八月，祖照道和圓寂，真歇清了以對待師父的禮儀安葬了他。十月，清了親自外出乞食，直到宣和六年（1124）二月返回，將化緣所得供給寺院僧眾所需后還仍有富餘。僧眾詢問從何所得，他卻隱而不說。

真歇清了擔任長蘆寺住持以後，大傳曹洞宗風，培育了不少曹洞後人。宏智正覺也曾在那裡先後擔任首座和住持，真歇清了的弟子也曾擔任過該寺的住持（詳見下文）。

2. 住持普陀山寶陀寺，開普陀禪宗第一代

(1) 入普陀山弘法

建炎二年（1128）六月，四十一歲的真歇清了退院。八月，他橫渡錢塘江，來到明州普陀山禮拜觀音菩薩道場。⁸⁶ 普陀山一帶七百餘家民眾聽聞其教法，都放棄捕魚為業，拯救了千萬億的生命。⁸⁷ 或許因為有這樣的記載，後世相傳他曾經撰寫《戒殺文》。⁸⁸

⁸³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 號，頁 705 中。

⁸⁴ 《補續高僧傳》，卷 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頁 432 下。

⁸⁵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 號，頁 705 中。

⁸⁶ 「八月，絕錢塘，如明之梅岑，禮觀音大士。」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梅岑」是浙江省普陀山的別名。

⁸⁷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69-70。

⁸⁸ 該〈戒殺文〉是為普通根機之民眾所作，主要是通過佛教因果報應的理論警示和教導大眾不要殺生，並指出救贖脫離三惡道之念佛法門：「所以奉勸諸位

然而，關於真歇清了何時進入普陀山，文獻中各有說辭。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其一，〈塔銘〉說是「建炎二年（1128）六月」。《補續高僧傳》、《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都受〈塔銘〉的影響，也記載為建炎二年⁸⁹；其二，《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雪峰志》、《續傳燈錄》、《五燈嚴統》、《宗統編年》記載為「建炎末（四年）」⁹⁰其三，《大德昌國州圖志》⁹¹、《延祐四明志》⁹²、《補陀洛迦山傳》、《重修普陀山志》和《普陀洛迦新志》則記載為「紹興元年辛亥」（1131）。⁹³

據《雪峰志》記載，真歇清了是建炎四年（1130）進入閩地雪峰山。⁹⁴若他在紹興元年（1131）時剛到普陀山，又怎麼會在

善男子善女人，各自回頭是岸，相互接引，悔改身心，免墮三惡道。如果仍心存僥倖，那麼將萬劫不復。但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整篇〈戒殺文〉之邏輯和義理比較簡單，特點是語詞生動形象，很有畫面感，令人聞之深有所感。據說周邊七百餘戶漁民聽聞後放棄以捕魚作為職業。見《歸元直指集》卷2，《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22，第112號，頁21下-22上。

⁸⁹ 《補續高僧傳》，卷9〈真歇了禪師傳〉，《卍新續藏》冊77，第1524號，頁432下。《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2〈真歇了禪師〉，《卍新續藏》冊79，第1562號，頁595中。

⁹⁰ 《嘉泰普燈錄》，卷9〈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卍新續藏》冊79，第1559號，頁344上。〔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14〈長蘆請了禪師〉，頁898。《五燈嚴統》卷14，《卍新續藏》冊81，第1568號，頁100下。《續傳燈錄》，卷17〈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大正藏》冊51，第2077號，頁580上。《宗統編年》卷23，《卍新續藏》冊86，第1600號，頁236下。

⁹¹ 〔元〕馬澤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16〈昌國州寺院·寶陀寺〉，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363下-6364上。

⁹² 〔元〕馮福京修，郭薦纂，《大德昌國州圖志》，卷7〈敘祠·寺院〉，「寶陀寺」條，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098-6099下。

⁹³ 《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冊51，第2101號，頁1137下。〔明〕周應賓纂輯，《重修普陀山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9冊，頁137、298。《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86，第1609號，頁652下。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頁82；卷6〈宋·真歇〉，頁341；同卷〈寶陀元豐三年所賜額〉，頁428。

⁹⁴ 〔明〕徐燊纂輯，《雪峰志》卷5，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清乾隆二十

前一年到雪峰寺呢？可見這一說法應是錯傳。筆者認為，宏智正覺是真歇清了的同門師兄弟，而且二人來往密切。建炎四年（1130）真歇清了路過天童寺時，宏智正覺就在那裡，又恰逢結制日，他不太可能記錯這個時間。此外，宏智正覺曾經赴普陀山拜訪過真歇清了，有詩為證。⁹⁵ 因此宏智正覺對於真歇清了住持普陀山的事跡應該十分瞭解。〈塔銘〉對真歇清了在此期間的事蹟記載非常詳細，是比較正式的記述，要比其他轉述的材料更為可靠，因此真歇清了進入普陀山的時間應以「建炎二年六月」為準。「紹興元年辛亥」說可能源自《大德昌國州圖志》、《補陀洛迦山傳》，其後〔明〕周應賓纂輯的《重修普陀山志》和〔民國〕王亨彥編的《普陀洛迦新志》均沿襲之。

(2) 住持寶陀寺，易律為禪，開普陀禪宗第一代

《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將真歇清了列在〈普濟⁹⁶、法雨二寺住持表〉⁹⁷ 中。此外，卷六〈普濟住持 共五十五傳〉中有他的傳記。《補陀洛迦山傳》、《重修普陀山志》和《普陀洛迦新志》中都記載他自長蘆寺向南雲遊至普陀山，在山頂建了一座小廟，題名「海岸孤絕處」。許多禪林英才都來到他的門下參謁，這座寺院也從律寺改制為禪寺。⁹⁸ 《普陀洛迦新志》又有記載說：「普陀禪宗自歇始，為開宗第一代。由是飛錫此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普

年（1755）賴亨侯等重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7冊，頁131。

⁹⁵ 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錄（上）》，頁450。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8〈航海之寶陀訪真歇師兄〉，《大正藏》冊48，第2001號，頁94上。

⁹⁶ 寶陀寺即普濟寺。五代開山時名「不肯去觀音院」。至宋元豐三年賜額「寶陀觀音寺」。

⁹⁷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6〈寶陀 元豐三年所賜額〉，頁428。

⁹⁸ 「易律為禪」的意思是改甲乙制寺廟為十方制叢林，並非將律宗寺廟改為禪宗之意。Morten Schlütter,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pp. 36-49.

陀以真歇為開宗第一代，其為禪宗乎？」⁹⁹ 又《普陀列祖錄》亦云：「此山禪宗，蓋自師始，稱開法第一世。」¹⁰⁰ 然而，《普陀列祖錄》和《普陀洛迦新志》分別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纂輯。在此之前，未有真歇清了為普陀山禪宗開宗第一代之說。上述兩條材料表明「普陀山禪宗自真歇始」起碼是清代之後教內的「信仰事實」。

(3) 楞嚴會

《禪林象器箋》記錄了真歇清了在普陀山創立楞嚴會的始末。¹⁰¹ 因住持普陀山期間僧眾突然紛紛生病。真歇清了向觀音菩薩虔誠禱告。晚上夢到觀音菩薩教他讓僧眾依戒臘行道誦持〈楞嚴咒〉以回向聖凡。他醒來後依照菩薩的托夢而實行，僧眾的病果然都痊癒了。從此楞嚴會開始在叢林中盛行。¹⁰²

3. 遊天童、過雁蕩、國清寺三請三辭

建炎四年（1130）¹⁰³，真歇清了在結制日（四月十五日）¹⁰⁴ 到達天童景德禪寺。《宏智禪師廣錄》卷四中還記載了他進入天童山後宏智正覺的上堂語錄。¹⁰⁵

五月，天台國清寺¹⁰⁶ 三次請真歇清了前往擔任住持，均被他

⁹⁹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卷6〈禪德門〉，「普濟寺住持·宋真歇」條，頁341。

¹⁰⁰ 《普陀列祖錄》，《已新續藏》冊86，第1609號，頁653上。

¹⁰¹ 《禪林象器箋》卷16，《大藏經補編》冊19，第103號，頁509中-510中。

¹⁰² 關於真歇清了與楞嚴會的關係，詳見孔雁，《楞嚴會小考》，載《中國佛學》2，2015年，頁299-314。

¹⁰³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3，頁70。

¹⁰⁴ 見《禪林備用清規》，《已新續藏》冊63，第1250號，頁630中，「今日十五日。伏值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結制之辰……」頁663下，「十五日結制上堂」。

¹⁰⁵ 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錄（上）》，頁156。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4〈明州天童山覺和尚上堂語錄〉，《大正藏》冊48，第2001號，頁35上-36下。

¹⁰⁶ 天台國清寺位於天台山佛隴峰南麓，乃中國佛教天台宗和日本佛教台密的祖

婉拒。然而，一些晚出的材料如《普陀洛迦新志》¹⁰⁷、《普陀列祖錄》¹⁰⁸、《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¹⁰⁹ 都說他曾經住持天台山國清寺，這應該是誤傳。

八月，真歇清了路過雁蕩山一帶。¹¹⁰《希叟紹曇禪師廣錄》中錄有〈坦老求題真歇、宏智、竹庵同遊雁山酬唱真跡軸後〉詩一首：「天生三個老冤魔，狹路相逢沒奈何。□把肚腸攪抉看，曲於四十九盤多。」¹¹¹ 可知與真歇清了一同遊雁蕩山的還有宏智正覺、竹庵土珪、「坦老」和紹曇等人。

4. 住持天封寺

建炎四年（1130）十月，真歇清了客居天封寺¹¹²。根據前面「客」天封寺，可知並非住持此寺，客居而已。此外，據〈塔銘〉末尾的「銘」，他「七據緇海，五承紫泥」¹¹³。《南宋元明禪林僧

庭，後為十剎第十。南宋時位於兩浙路台州天台縣，在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縣。

¹⁰⁷ 王亨彥纂輯，《普陀洛迦新志》，頁 341。「(清了)後主國清、雪峯、育王、龍翔、興慶、雙徑」。

¹⁰⁸ 《普陀列祖錄》，《已新續藏》冊 86，第 1609 號，頁 652 下。「(清了)後應天台國清，閩之雪峯。」

¹⁰⁹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2，《已新續藏》冊 79，第 1562 號，頁 595 下。「庚戌（建炎四年）(清了)應天台國清寺，尋受閩之雪峯。」

¹¹⁰ 南宋時，雁蕩山在兩浙路溫州，治今浙江省溫州市，位於中國東南溫州市境和台州市南部。

¹¹¹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卷 7，《已新續藏》冊 70，第 1390 號，頁 471 下。

¹¹² 天封寺在天台縣北五十里。陳宣帝太建七年（575），初智者大師入天封山，見一老父告云：「師菴庵遇磐石可止。」果如所告，智者大師於此晏坐，其後成寺。隋開皇五年賜號「靈墟道場」。漢幹佑中改「智者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壽昌寺」，治平三年改「天封寺」，舊有瑞雲閣。見〔明〕釋傳燈編纂，《天台山方外志》，卷 4〈天封寺〉，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3 輯第 8 冊，頁 149。

¹¹³ 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二〈新校本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71。

寶傳》和《普陀列祖錄》說他「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¹¹⁴。其中提及的寺廟並不包括天封寺。¹¹⁵

然而，有一些材料的記載與此相反。《五燈會元》¹¹⁶、《徑山集》¹¹⁷、《續傳燈錄》¹¹⁸ 都說真歇清了曾住持天封寺。此外，根據《天台山方外志》的記載，他確實在天台山說過法，並有一則上堂語錄存世。¹¹⁹ 駒澤大學所編《禪宗大詞典》「禪宗史跡地圖」中國⑤（浙江省）注 26「元通峰——天封寺」亦言「真歇清了住」¹²⁰。

「上堂」多指禪宗叢林中，住持之上堂說法，常伴有擊法鼓、掛上堂牌等儀軌。此處言真歇清了「上堂」，可見是視其為住持而言。筆者傾向於認為清了確實曾在天封寺擔任過住持級別的職務，但只有一個月左右便離開前往雪峰崇聖禪寺。天封寺不如其他住持過的寺廟那樣知名，而且任期很短，這或許是宏智正覺描述為「客居」的原因。

¹¹⁴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 2，《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 號，頁 595 下。又見《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 號，頁 652 下。

¹¹⁵ 所謂七處，概指（江蘇南京）長蘆崇福禪寺、（浙江舟山）普陀山寶陀寺、（福建福州）雪峰崇聖禪寺、（浙江寧波）阿育王廣利禪寺、（浙江溫州）溫州龍翔興慶禪院、（浙江杭州）徑山能仁禪院和（浙江杭州）崇先顯孝禪院。「五承紫泥之詔」概指詔住蔣山太平興國寺（力辭七次乃允）、阿育王廣利禪寺、溫州龍翔興慶禪院、徑山能仁禪院和崇先顯孝禪院。

¹¹⁶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頁 898。

¹¹⁷ 〔明〕宗淨集，《徑山集》，卷 2〈第十五代真歇了禪師〉，明萬曆七年（1579）刻本，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78，杭州：廣陵書社，2006 年，頁 62-63。

¹¹⁸ 《續傳燈錄》卷 17，《大正藏》冊 51，第 2077 號，頁 580 上。

¹¹⁹ 上堂云：「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隱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見透關眼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明〕釋傳燈編纂，《天台山方外志》，卷 8〈高僧考第九，禪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叢刊》第 3 輯第 8 冊，「宋，真歇清了禪師」條，頁 333。

¹²⁰ 駒澤大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新版）禪學大辭典》，「圖錄，禪宗史跡地圖」，東京：大修館書店，2005 年，頁 9。

5. 住持雪峰崇聖禪寺¹²¹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真歇清了前往福州雪峰寺擔任住持。僧眾的人數進一步超過了長蘆崇福寺的一千七百人。檀越爭相布施，每年所得的用度相當充裕。福建路自古以來佛寺眾多，且多為禪寺，遍佈全省。這裡的禪門領袖為四方所仰重和推舉，名聲遠播。真歇清了為該寺第十六代住持¹²²。他住持雪峰寺五年，傳曹洞宗法，是當時閩地「法道最盛」者之一。¹²³ 當地或過路的僧俗，如惟訥¹²⁴、雪林彥和尚¹²⁵、無著妙總尼師¹²⁶、吳偉明提刑¹²⁷、王以寧待制¹²⁸，乃至圓悟克勤的弟子曇懿與遵璞¹²⁹ 等都曾參謁過真歇清了，咨叩不倦。紹興四年（1134）的夏天，大慧宗杲遊覽

¹²¹ 雪峰寺南宋時位於福建路福州閩縣和侯官縣一帶，在今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大湖鄉雪峰村。該寺是禪宗雲門、法眼二派的發源地，後為江南五山十刹之一，素有「江南第一叢林」之稱。創建於唐朝咸通十一年（870），開山祖師是唐代高僧義存禪師。

¹²² 見〔明〕徐燊纂輯，《雪峰志》，頁131。

¹²³ 「是時閩中法道最盛，蓋自師與真歇、淨照數公振發。」見《僧寶正續傳》，卷6〈鼓山珪禪師〉，《卍新續藏》冊79，第1561號，頁577上。

¹²⁴ 惟訥是福州閩清縣人，出家後前往雪峰寺參謁真歇清了，咨叩不倦。後參謁圓通慧得法。曾先後住持橫軸雲陽禪院、廬山棲賢寺、圓通寺、福州九座山太平禪院。見〔宋〕周必大，《訥菴塔銘》，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載《周益公文集》，卷40〈省齋文稿〉，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49，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102-103。

¹²⁵ 〔宋〕釋寶曇，《雪林彥和尚塔銘》，淳熙元年（1174），載〔宋〕釋寶曇，《橘洲文集》，日本元祿十一年（1698）刊本，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5，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10-11。

¹²⁶ 〔宋〕曇秀輯，《人天寶鑑》，《卍新續藏》冊87，第1612號，頁21中。篇首曇秀的序文落款為紹定三年（1230）結制日。妙總曾參謁真歇清了一事，《佛祖歷代通載》也有記載。見《佛祖歷代通載》卷20，《大正藏》冊49，第2036號，頁700中。

¹²⁷ 《嘉泰普燈錄》，卷23〈提刑吳偉明居士〉，《卍新續藏》冊79，第1559號，頁432中。〔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20，頁1353。

¹²⁸ 《樂邦文類》，卷3〈廣平夫人往生記〉，《大正藏》冊47，第1969A號，頁190下。

¹²⁹ 《續傳燈錄》，卷27〈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大正藏》冊51，第2077號，頁652下。

雪峰山時恰巧趕上雪峰崇聖禪寺修建菩提法會。真歇清了便請他為僧眾開示說法。《大慧普覺禪師年譜》¹³⁰ 中記載了宗杲講法的內容。《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十三¹³¹ 與《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五¹³² 都記載了宗杲到雪峰山普說一事，且內容相同，較《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的記載更為豐富詳細。然而，據《叢林公論》記載，宗杲當時的言語多有戲弄輕慢之辭，但是真歇清了表現得泰然自若。¹³³ 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也就此正式拉開序幕。¹³⁴ 紹興五年（1135），真歇清了退居東庵。

6. 詔住阿育王寺，償債復興

紹興六年（1136）七月¹³⁵，四明阿育王廣利禪寺的住持之位空缺，真歇清了奉旨前往補任。該寺為北宋時期著名的佛刹，原是雲門叢林。宋仁宗時高僧大覺懷璉從京師退隱後便來到這裡。由於寺中宸奎閣收藏有宋仁宗賜給大覺懷璉詩稿手跡，故而聲名昭著。後來因為寺院經營不善，逐漸空曠敗落，頗難整治。所謂「齋鼓不伐，晝突不黔」¹³⁶，可見當時僧眾飲食不繼之慘狀。此外，該寺還負債近二十萬，大眾都深感憂慮。真歇清了十月來到寺廟，成為該寺第十四代住持¹³⁷。不久後就償還了佛寺八九成的

¹³⁰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大藏經》（新文豐版）冊1，第A42號，頁799上-下。

¹³¹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13，《大正藏》冊47，第1998A號，頁863上-864中。

¹³²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5〈師到雪峰值建菩提會請普說〉，《卍正藏經》冊59，第1540號，頁977上-979上。

¹³³ 《叢林公論》，《卍新續藏》冊64，第1268號，頁767下。

¹³⁴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4章〈「默照邪禪」之謎解〉，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103-126。

¹³⁵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卍新續藏》冊79，第1562號，頁595下。原文是：「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州阿育王寺。」

¹³⁶ 即聽不到敲齋鼓的聲音，白天煙囪就沒黑過。

¹³⁷ 見〔清〕畹荃輯，《明州阿育王山續志》卷16，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續

債務。如果紹興七年（1137）暫時停留在建康¹³⁸時已經從阿育王寺離任，那麼住持該寺的時間前後不過一年左右。如果到紹興八年（1138）前往住持溫州龍翔興慶禪院才離任，那麼住持阿育王寺的時間約兩年左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夠如此有成就，說明真歇清了非常擅長化緣。這一點也是弘傳曹洞法脈所需的經濟基礎。

7. 詔住建康蔣山，七辭乃允

紹興七年（1137），真歇清了在建康做短暫停留，後受詔住持蔣山太平興國寺¹³⁹。然而他並不想前去繼任，七次稱病堅決推辭。

8. 詔住溫州龍翔興慶禪寺¹⁴⁰，任開山住持

紹興七年（1137）閏十月，真歇清了奉詔前往住持溫州龍翔興慶禪寺。紹興八年（1138）四月進入寺院，舉行升堂小參以安定僧眾。紹興十五年（1145）二月，真歇清了祈請退院賦閑。他在該寺擔任住持八年有餘，進行了大量的寺院基礎設施建設。存世的燈錄、寺志、地方誌中對此有不少記載。¹⁴¹ 寺院建設所需的

合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12冊，頁891。

¹³⁸ 宋時為江南東路建康府，治今江蘇省南京市。「建炎元年為帥府。三年，復為建康府。」見郭黎安編著，《宋史地理志匯釋》，頁152。

¹³⁹ 此寺位於南京市朝陽門外之鐘山獨龍阜，乃後來十刹之第三刹。

¹⁴⁰ 該寺南宋時屬兩浙路溫州永嘉縣，治今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江心嶼。唐咸通間（860-873）建西塔。唐開元（713-741）建東塔。元豐（1078-1085）賜東塔為普寂院，西塔為爭信院。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進犯臨安，宋高宗避居孤嶼普寂禪院。這一年，賜改「普濟禪院」為「龍翔院」，「淨信講院」為「興慶講寺」。見〔明〕鄧淮修，王瓚、蔡芳纂，《（弘治）溫州府志》卷16，《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32，景印明弘治十六年（1503）序刻本，上海古籍書店，1990年，頁760。一說唐咸通七年（866）於西峰建淨信教院。宋開寶二年（969）與於東峰建普濟禪院。見〔宋〕佚名，《宋高宗道場記》，載〔清〕元奇編撰，《江心志》卷7，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92，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339-340。

¹⁴¹ 詳見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3章〈兩宋之際曹洞宗的寺院建設與寺院經濟的發展〉第1節，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84-87。

資金大多來自檀越的佈施。南宋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1150-1223）曾回憶他聽長輩們講真歇清了到永嘉郡時的事：「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街輿憂，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¹⁴² 描述出當時郡人全體出動相迎禮拜、爭相佈施的盛況，這使得真歇清了在江中建造寺廟的想法很快就落實了。甚至在當地婦人的墓誌銘中都有參謁真歇清了的記載。¹⁴³ 可見當年他在溫州的聲望頗為顯著。

9. 詔住徑山能仁禪院

紹興十五年（1145）四月，真歇清了奉詔到臨安徑山能仁禪院¹⁴⁴ 擔任住持，被奉為第十五代祖師¹⁴⁵。該寺位於兩浙西路臨安府余杭縣，治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這裡原來是臨濟宗的叢林，由於大慧宗杲受政治牽連被流放嶺南，寺院逐漸衰敗。後來朝廷安排真歇清了繼任。五月，真歇清了來到徑山寺。當時寺中有一千餘名僧人，寺產微少，以至於要外出乞食。據《五家正宗贊》記載，清了在住持期間曾赴寶溪化緣。¹⁴⁶ 而〈塔銘〉對這一時期的記載非常簡略，尤其是住持徑山的後期。《徑山志》中倒有一些關於他修建大雄寶殿的記載：「十七年，真歇建大雄

¹⁴² 〔宋〕葉適，《水心集》卷 9，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66，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460。

¹⁴³ 〔宋〕鄭炳，〈南宋徐時又妻黃氏墓誌〉，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十二日，載溫州市圖書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編輯部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 1 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7。

¹⁴⁴ 唐天寶四年（745），法欽至徑山結庵。大曆三年（768），代宗下詔建徑山寺。徑山寺原屬「牛頭派」，牛頭宗法融下第六世道欽「國一大師」曾在此傳法。建炎四年（1130）興「臨濟宗」，道譽日隆，被列為「江南」五山十剎之首。

¹⁴⁵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2〈列祖·第十五代真歇清了禪師〉，明天啟四年（1624）原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1 冊，頁 145。

¹⁴⁶ 「真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寶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歇曰：『我重婆子者裡出一員古佛。』」見《五家正宗贊》，卷 4〈月堂昌禪師〉，《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 號，頁 616 上。

殿。」¹⁴⁷ 又「大雄寶殿，紹興間真歇禪師始建。」¹⁴⁸ 他在此前後住持五年，直到紹興二十年（1150）二月稱病退院，回到長蘆寺。

10. 詔住崇先顯教禪院¹⁴⁹，任開山住持

紹興二十一年（1151），宋高宗為慈寧太后¹⁵⁰（1080-1159）建造的崇先顯孝禪院落成¹⁵¹，詔真歇清了任開山住持。真歇清了六月到達禪院，由於在酷暑時節趕路而生病。九月壬子（十五日），慈寧太后來到寺院禮佛。真歇清了雖然抱病在身，但仍然堅持開堂說法。太后「垂箔聽法」，與他問答提唱，還賞賜了金襴袈裟、銀絹等物。真歇清了是當時曹洞宗唯一受皇室崇敬禮遇的禪師，聲名顯赫。

（三）示寂

紹興二十一年（1151）九月癸亥日（二十六日），真歇清了的病仍未痊癒。甲子（二十七日），宋高宗宣召太醫為他醫治，其病

¹⁴⁷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12〈殿宇·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1 冊，頁 1004。

¹⁴⁸ [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12〈殿宇·大雄寶殿〉，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31 冊，頁 1005。

¹⁴⁹ 該寺隸屬兩浙西路臨安府錢塘縣、仁和縣一帶，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東北皋亭山的南面山腳。宋紹興十九（1149）年建，二十八年（1158）賜額，明洪武中重建，清順治中覺浪重興大殿。

¹⁵⁰ 慈寧太后為宋高宗生母。靖康二年（1127）金兵虜二宗及後妃、皇子等北上，韋氏便在其中。紹興十二年（1142）被迎回臨安，「好佛老」。〔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243 有〈韋賢妃傳〉，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頁 8640-8643。

¹⁵¹ 然而，關於崇先顯教禪院落成時間，曹勳撰寫的〈崇先顯孝禪院記〉卻有不同的記載，稱此寺「起造于紹興之辛未，落成於次年壬申之仲冬。」「紹興之辛未」即紹興二十一年（1151），「次年壬申」即紹興二十二年（1152）。曹勳撰寫此記是在「隆興元年」（1163），正覺撰該銘是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因清了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一日離世，大量文獻都有記載，應不可能是在 1152 年才建成。或許該寺在紹興二十一年主體建成後，又有局部的建設，比如清了之塔便於紹興二十三年八月建成。

情稍有好轉。慈寧宮賞賜錢財修建水陸法會為他祈福禳災。十月丁卯（初一），宮中派遣使者前往寺廟問候真歇清了的病情，他還從容地與之送別。但不久就喊來首座說：「吾今行矣！」閉目跏趺而逝。佛龕保留了八天。慈寧宮賞賜香料和財物來配享齋祭。又命人占卜院西桃花塢，為他建塔以埋葬全身。過了壬午日（十六日），佛龕入塔。送龕之人滿山遍野，為之痛心落淚，都有祖華凋零、禪林困乏之歎。紹興二十三（1152）年八月，宋高宗賜給他「悟空禪師」的諡號，併賜塔名為「靜照」。

六、真歇清了與士大夫的往來及其對曹洞宗徒的支持

如上文所述，真歇清了曾為秦檜的兒子秦熺撰寫鐘銘，與秦氏一族也有來往，而攻訐他的大慧宗杲正是被秦檜流放西南十六年。鑒於大慧宗杲「主戰派」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就很容易把真歇清了劃為「主和派」。但這樣簡單的劃分是不妥當的，因為他與不少「主戰派」的士大夫也有往來，在皇族、士大夫和民間聲望很高。譬如宋代抗金名臣李綱¹⁵²（1083-1140）曾為真歇清了的《一掌錄》作序¹⁵³，還寫了〈雪峰真歇了禪師真贊〉¹⁵⁴。福建路的地方長官程邁¹⁵⁵（1068-1145）和他的繼任者張守¹⁵⁶（1084-1145）

¹⁵² 李綱，字伯紀，號梁溪，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人。政和二年（1112）進士及第。靖康初為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即位，首召為相，修內治，整邊防，講兵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卒於紹興十年（1140），諡忠定。著有《梁溪集》。《宋史》卷 358、359 有其傳記。

¹⁵³ 〔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37〈雪峰了禪師一掌錄序〉，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37，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484。

¹⁵⁴ 見〔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卷 141〈雪峰真歇了禪師真贊〉，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37，頁 506。

¹⁵⁵ 程邁，字進道，夥人。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顯謨閣直學士。著有《漫浪編》五卷、《奏議啟筭》三十卷。

在真歇清了住持雪峰時予以很大的支持，還援請他的法兄慧照慶預繼任雪峰寺的住持。另一個福建路的地方官張元幹¹⁵⁷（1091-？）也與真歇清了有很多來往，留下了〈奉送真歇禪師往住阿育山兼簡黃檗雲峰諸老〉¹⁵⁸、〈真歇老人退居東庵予過雪峰特訪之為留再宿仍賦兩詩〉¹⁵⁹、〈解嘲示真歇老人二首〉等詩文¹⁶⁰。李彌遜¹⁶¹（1089-1153）也曾作詩〈訪雪峰真歇禪師〉¹⁶²、〈黃蘗歸途 以碧潭清皎潔為韻 分得碧字 真歇泛舟先歸〉¹⁶³ 兩首。林季仲¹⁶⁴（1121年進士）曾作〈送真歇禪師〉¹⁶⁵ 四言古詩一首。曾擔任宰相的吳敏¹⁶⁶（1089-1132）為他所撰寫的《劫外錄》作序¹⁶⁷。此外，慈寧

¹⁵⁶ 張守，字全真，一字子固，自號東山居士，晉陵人。崇寧元年（1102）登進士第。建炎初為御史中丞。紹興七年（1137）再拜參知政事。後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徙知紹興府。以秦檜當政，忤其意，致仕歸。紹興十四年（1141），起知建康，十五年（1145）卒，謚文靖（靜）。著有《毗陵集》。關於他與清了之關係，見〔宋〕張守撰，劉雲軍點校，《毗陵集》，卷 10〈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及〈雪峰慧照禪師語錄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154-155。

¹⁵⁷ 張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又號真隱山人，長樂人。紹興中坐胡銓及寄李綱詞除名。後官至將作少監。著有《蘆川歸來集》十卷，《蘆川詞》二卷。

¹⁵⁸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587 下-588 上。

¹⁵⁹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 6，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40，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120-121。

¹⁶⁰ 同上。

¹⁶¹ 李彌遜，字似之，號筠溪，吳縣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間累遷起居郎，後貶知廬山縣。靖康間歷知饒州、吉州。紹興七年（1137）復遷起居郎。以反對議和忤秦檜，乞歸田。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

¹⁶² 見〔宋〕李彌遜著，郭婷平點校，《筠溪集》卷 15，香港：中國文藝出版社，2017 年，頁 219。另見〔明〕徐燾撰，《雪峰志》卷 9，頁 233。

¹⁶³ 見〔宋〕李彌遜著，郭婷平點校，《筠溪集》卷 12，頁 162。

¹⁶⁴ 林季仲，字懿成，晚自號蘆川老人，又號竹軒，永嘉人。宣和三年（1121）進士。宋高宗時，趙鼎薦為台官，累遷吏部郎。秦檜主和議，季仲引勾踐事爭之，大忤檜，罷去。後以直秘閣奉祠。著有《竹軒雜著》。

¹⁶⁵ 〔宋〕林季仲，《竹軒雜著》卷 1，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42，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143。

¹⁶⁶ 吳敏，字元中，號中橋居士，儀真人。宋徽宗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擢

太后是真歇清了的皇室外護，這是他的師弟宏智正覺也未曾有過的。以上所提到的李綱是主戰派的頭面人物，而張守、李彌遜和林季仲都曾因反對秦檜的主和政策而被罷官或辭官。可見，真歇清了的社交網絡非常廣泛，上至皇室，中至士大夫，下至地方官員，既包含主戰派的人物，也涉及主和派的人物，因此不能僅就交往的範圍劃定他的政治立場。

真歇清了廣泛的社交網絡和顯著的聲望對他弘傳曹洞法脈頗有助益。他對曹洞宗法緣宗族的成員積極地援引、支持，包括人脈的傳承，推薦說法、住持叢林，使出色的門人嗣法他的師兄弟或者弟子等等。譬如，真歇清了擔任長蘆寺的住持後，便立即將師弟宏智正覺（三十二歲）從廬山的圓通寺請來說法，並擔任首座¹⁶⁸。以主持江淮漕運而著名的官僚向子諲寫信給真歇清了，請他推薦普照寺¹⁶⁹住持人選。真歇清了與僧眾推薦了宏智正覺¹⁷⁰。宏智正覺擔任普照寺的住持期間恰好因種種機緣得以與宋徽宗會面交談。此後更是屢經推薦住持江淮名剎，還曾回到長蘆寺繼任住持。真歇清了住持雪峰寺前後五年，頗受歷任州守的推重。他的師兄慧照慶預也由此因緣繼席他的雪峰寺住持之位。自得慧暉

浙東學事司幹官。宋欽宗時累遷少宰，以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不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紹興二年（1132）復官，為廣西湖南宣撫使，除知潭州，卒於官。《宋史》卷 352 有傳。

¹⁶⁷ 吳敏，〈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序〉，見宗舜，〈真歇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附錄一〈重校本《劫外錄》〉，吳言生主編，《中國禪學》卷 3，頁 52。

¹⁶⁸ 《嘉泰普燈錄》，卷 9〈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 號，頁 344 下。〔宋〕王伯庠，〈勅諭宏智禪師行業記〉，載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錄（上）》，頁 318。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 9，《大正藏》冊 48，第 2001 號，頁 120 上。

¹⁶⁹ 普照寺自五代至宋僧伽信仰大盛，宋太宗時屢頒敕整修。宣和元年，宋徽宗抑佛，改普照寺為凌霄宮。正覺繼任時雖恢復寺名，但尚有一半為神霄宮。

¹⁷⁰ 見〔宋〕向子諲，〈後序〉，桜井秀雄監修，石井修道編，《宏智錄（上）》，頁 149。另見《宏智禪師廣錄》，卷 3〈真州長蘆覺和尚拈古〉，《大正藏》冊 48，第 2001 號，頁 34 下。

曾在長蘆寺拜謁真歇清了，最終嗣法宏智正覺。¹⁷¹ 法恭在塔銘中把清了和正覺稱為慧暉的「二師」，並且受二人共同印可。¹⁷² 紹興七年（1137）法恭於補陀山開法¹⁷³，那也曾是真歇清了弘化之地。雪竇智鑿早年喪親，未受具足戒之前便依止真歇清了，曾做他的侍者多年，跟從他從長蘆寺到普陀山，再到雪峰寺。真歇清了過世十餘年後，雪竇智鑿出世嗣法真歇清了的弟子大休宗珙。¹⁷⁴ 正如黃啟江所言：「由於真歇與宏智高徒，分據杭州、四明要剎，創出一片曹洞天地，故後來弟子，如宗珙法嗣足庵智鑿，常能左右逢源，出人頭地。」¹⁷⁵

七、結語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和移忠報慈禪院鐘銘兩則新材料的發現，都向我們明示了真歇清了對《圓覺經》的重視。這不僅透露出真歇清了禪學思想的重要經典基礎，也為我們探究默照禪與看話禪之爭的交鋒點提供了啟示。結合其他材料可以發現，《圓覺經》深刻影響了真歇清了及其他曹洞宗禪師對於「悟」的看法，而「不重悟」正是大慧宗杲對「默照禪」的批判要點之一。¹⁷⁶ 受到《圓覺經》的影響，真歇清了是在「如來隨順覺性」的層面上將迷與悟視為平等一如，並重視靜坐。在其他語境下，對「迷」與「悟」仍保有文字上的對立和分別。而宗杲對於「默

¹⁷¹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淨慈慧暉禪師〉，頁 914。

¹⁷² [宋]法恭，〈塔銘〉，載《淨慈慧暉禪師語》卷 6，《卮新續藏》冊 72，第 1428 號，頁 150 上。

¹⁷³ [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 14〈淨慈慧暉禪師〉，頁 914。

¹⁷⁴ [宋]樓鑰，〈雪竇足庵禪師塔銘〉，校點注譯本載石井修道，《宋代禪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附錄資料一八，頁 544-554。

¹⁷⁵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86。

¹⁷⁶ 孔雁，《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第 5 章第 4 節〈《圓覺經》對曹洞宗禪學的重要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頁 147-159。

照禪」不重視「悟」的攻訐，其實並未深究這些不同表述背後的敘述層面，有其偏狹之處。此外，移忠報慈禪院鐘銘還揭示出真歇清了的政治社交網絡，為我們研究他的生平行履開拓出新的面向。

作為兩宋之際看話禪與默照禪之爭的兩大主角之一，真歇清了是宋代曹洞宗復興運動中的關鍵人物。他充分發揮宋代曹洞宗擅于營建梵剎、經營寺院等家法與宗風，不僅將曹洞宗的弘法區域擴展江浙閩一帶，還培養了大量曹洞英才，建立了曹洞僧團發展所需的社會網路，對兩宋之際曹洞宗的發展居功至偉。鑒於真歇清了新材料的發現，以及當今學界對真歇清了的研究相對不足，此文竭盡所能地挖掘各種史料，對真歇清了的生平行履進行了細緻的考辯，並介紹新材料的情況，以期為學界提供研究真歇清了的基本背景，喚起學界對這樣一位重要禪師的關注。

引用書目

藏經原典或古籍

《大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4-1935年。《卍新纂續藏經》(簡稱《卍新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大日本校定藏經》(簡稱《卍正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年。《大藏經補編》,臺北:華宇出版社,1984年。《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 號。

《樂邦文類》,《大正藏》冊 47,第 1969A 號。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8A 號。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冊 48,第 2001 號。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大正藏》冊 48,第 2002B 號。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

《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

《大明高僧傳》,《大正藏》冊 50,第 2062 號。

《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第 2077 號。

《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冊 51,第 2101 號。

《圓覺經集註》,《卍新續藏》冊 10,第 257 號。

《禪林備用清規》,《卍新續藏》冊 63,第 1250 號。

《叢林公論》,《卍新續藏》冊 64,第 1268 號。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卍新續藏》冊 70,第 1390 號。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卍新續藏》冊 71,第 1409 號。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5 號。

《真歇清了禪師語錄》,《卍新續藏》冊 71,第 1426 號。

《淨慈慧暉禪師語》,《卍新續藏》冊 72,第 1428 號。

《補續高僧傳》,《卍新續藏》冊 77,第 1524 號。

《五家正宗贊》,《卍新續藏》冊 78,第 1554 號。

《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8 號。

《嘉泰普燈錄》,《卍新續藏》冊 79,第 1559 號。

《僧寶正續傳》,《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1 號。

-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卍新續藏》冊 79，第 1562 號。
- 《五燈嚴統》，《卍新續藏》冊 81，第 1568 號。
- 《宗統編年》，《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0 號。
- 《普陀列祖錄》，《卍新續藏》冊 86，第 1609 號。
- 《叢林盛事》，《卍新續藏》冊 86，第 1611 號。
- 《人天寶鑑》，《卍新續藏》冊 87，第 1612 號。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卍正藏經》冊 59，第 1540 號。
- 《禪林象器箋》，《大藏經補編》冊 19，第 103 號。
-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大藏經》冊 1，第 A42 號。
- 《教外別傳》，《嘉興大藏經》冊 20，第 104 號。
- 《歸元直指集》，《嘉興大藏經》冊 22，第 112 號。
-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冊 25，第 B174 號。
- 《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冊 32，第 B272 號。
- 《（弘治）溫州府志》，〔明〕鄧淮修，王瓚、蔡芳纂，《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32，景印明弘治十六年（1503）序刻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90 年。
- 《（至正）金陵新志》，〔元〕張鉉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大德昌國州圖志》，〔元〕馮福京修、郭薦纂，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 《天台山方外志》，〔明〕釋傳燈編纂，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撰成，清光緒二十年（1894）重刊本，佛隴真覺寺藏板，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叢刊》第 3 輯第 8-10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 《水心集》，〔宋〕葉適，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66。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 《江心志》，〔清〕元奇編撰，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92。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
- 《竹軒雜著》，〔宋〕林季仲著，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 42。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 《宋史》，〔元〕脫脫等撰，點校本二十四史精裝版。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宏智錄(上)、(中)、(下)》，石井修道編。東京：名著普及會，1984-1986年。
-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西蓮社(舊三緣山增上寺山內寺院報恩藏)收藏嘉興版大藏經目錄》，會谷佳光編。東京：西蓮社，2012年。
- 《周益公文集》，〔宋〕周必大著，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49。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延祐四明志》，〔元〕馬澤修、袁梅纂，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冊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東萊詩集》，〔宋〕呂本中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明州阿育王山續志》，〔清〕釋畹荃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續合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12冊。臺北：明文書局、丹青圖書公司，1980年。
-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3，史金波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毗陵集》，〔宋〕張守撰，劉雲軍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重修普陀山志》，〔明〕周應賓纂輯，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太監張隨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丹青圖書公司，1980年。
- 《徑山志》，〔明〕宋奎光，明天啟四年(1624)原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31-32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
- 《徑山集》，〔明〕釋宗淨輯，明萬曆七年(1579)刻本。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78。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真歇了禪師頌《圓覺經》十四首》，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庫藏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無頁碼。
- 《梁溪先生文集》，〔宋〕李綱著，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37。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雪峰志》，〔明〕徐燭纂輯，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清乾隆二十年(1755)賴亨侯等重刊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7冊。臺北：明文書局、丹青圖書公司，1980年。
- 《普陀洛迦新志》，王亨彥著，民國十三年(1924)排印本。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10冊。臺北：明文書局、丹青圖書公司，1980年。
- 《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1輯，溫州市圖書館《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編

輯部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筠溪集》，〔宋〕李彌遜著，郭婷平點校。香港：中國文藝出版社，2017年。

《橘洲文集》，〔宋〕釋寶曇，日本元祿十一年（1685）刊本。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冊5。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

《蘆川歸來集》，〔宋〕張元幹著，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冊40。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蘆川歸來集》，〔宋〕張元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丁明夷（1988）。〈四川石窟雜識〉，《文物》8，頁46-58。

孔雁（2015a）。〈楞嚴會小考〉，《中國佛學》2，頁299-314。

——（2015b）。《真歇清了禪師及其禪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碩士論文。

——（2017）。〈《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TK133敘錄辨正〉，《西夏學》1，頁225-233。

——（2018）。《兩宋之際的曹洞宗與默照禪再探究》，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方立天（2011）。《禪宗概要》。北京：中華書局。

毛忠賢（2015）。《中國曹洞宗通史》。廣州：花城出版社。

石川力山（1994）。『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上），《駒澤大學佛教学部論集》25，頁65-104。

——（1995）。『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中），《駒澤大學佛教学部論集》26，頁69-108。

——（1996）。『真州長蘆了禪師劫外錄』抄の研究（下），《駒澤大學佛教学部論集》27，頁75-120。

石井修道（1974）。〈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六）真歇清了との關係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3:1，頁336-339。

——（1976）。〈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八）一真歇清了との關係をめぐって—（承前）—（愛知学院大学における第27回〔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学術大会紀要-1-）〉，《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5:1，頁257-261。

——（1978）。〈慧照慶預と真歇清了と宏智正覺と〉，《駒澤大學佛教学部研究紀要》36，頁143-168。

——（1987）。《宋代禪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禪—》。東京：

大東出版社。

- 安藤嘉則 (1993a)。〈『真歌和尚拈古抄』(上): 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 《研究紀要》26, 頁 41-58。
- (1993b)。〈玉宝寺藏『真歌和尚拈古抄(仮題)』について——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 《宗学研究》35, 頁 183-188。
- (1994)。〈『真歌和尚拈古抄』(下): 大智の新出資料として〉, 《研究紀要》27, 頁 15-25。
- 竹内弘道 (1988)。〈真歌清了の思想について——『信心銘拈提』瑩山親撰の可能性を發端とし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6:2, 頁 764-768。
- 來田隆 (1989)。〈『真歌和尚拈古抄』の諸本とその言語〉, 《広島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24, 頁 134-122。
- 孟列夫著, 王克孝譯 (1994)。《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 宗舜 (2004)。〈真歌清了及其黑水城本《劫外錄》〉, 吳言生主編, 《中國禪學》卷3。北京: 中華書局, 頁 31-71。
- 忽滑谷快天著, 郭敬俊譯 (2003)。《禪學思想史》。臺北: 大千出版社。
- 阿部肇一著, 關世謙譯 (1999)。《中國禪宗史》。臺北: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柳田聖山 (1975)。〈看話と默照〉, 《花園大学研究紀要》6, 頁 1-20。
- 胡文和 (2009)。〈大足、安岳宋代華嚴系統造像源流和宗教意義新探索——以大足寶頂毗盧道場和圓覺洞圖像為例〉, 《敦煌研究》4, 頁 47-56。
- 若山悠光 (2015a)。〈大慧宗杲の默照禪批判と真歌清了〉, 《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48, 頁 105-145。
- (2015b)。〈趙州「狗子佞性話」の展開: 真歌清了による表詮と遮詮の統合〉,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3:2, 頁 807-810。
- 宮地清彦 (2009)。〈「平常心是道」再考——『伝光録』真歌清了禪師章より〉, 《宗教学研究》82:4, 頁 1198-1200。
- 郭黎安編著 (2002)。《宋史地理志匯釋》。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椎名宏雄 (1994)。〈真歌清了撰述の新出資料四種〉, 《宗学研究》36, 頁 217-222。
- (2012)。〈『真歌和尚拈古』の諸本と問題点〉, 《曹洞宗総合研究センター學術大會紀要》13, 頁 183-188。
- 黃啟江 (1997)。《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 新野光亮 (1977)。〈『真歌清了禪師語録』の現成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 頁 172-173。

- 劉長久主編（1997）。《安嶽石窟藝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駒澤大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2005）。《（新版）禪學大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
- 賴永海主編（2010）。《中國佛教通史》卷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譚其驥主編（1996）。《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 釋慧達（2002）。〈新校黑水城本《劫外錄》〉，《中華佛學研究》6，頁127-172。

西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Gregory, Peter N. and Daniel A. Getz, eds. 1999.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cRae, John R.. 2003.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lütter, Morten. 1998.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960-1279): The rise of the Caodong tradi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n school*,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 . 2008.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iscovery of New Material Regarding the Chan Master Zhenxie Qingliao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His Biography

Yan Kong

Assistant Fellow

Institute of Religio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eading voices i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proponents of Kanhua Chan and Silent Illumination, Zhenxie Qingliao is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Caodong Traditio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e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ic facilities, the management of monasteries, the raising of funds, the promotion of Sangha education, and his preaching. In light of the discovery of new materials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is important fig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se new sources, conduct a detailed biographical research through excavating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data,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facts, bring attention to this key Chan master and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aodong Tradition, Song Dynasty, Zhenxie Qingliao, Zhenxie Qingliao's Fourteen Poems on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scription on the Bell in Yizhong Baoci Temple